

〈日出〉

在遇到那兩個孩子前，我總認為我的工作只是件熱臉貼冷屁股的苦差事。

鬧鐘一如往常地準時響起，一如往常地貪戀與被褥的纏綿，迫於生活的無奈，只能頂著惺忪的睡眼起床盥洗。望向鏡中的自己，半長不短的頭髮糾結成一團，臉上也因內分泌失調而冒起了痘。

遠方的陽光從窗隙間悄悄地透了進來，連颳起的風都彷彿怡然自得，在這樣的日子裡，點上一杯熱美式在咖啡廳坐上一下午大概再適合不過。

抵達工作地點的休息室，我換上或許真的會讓人心情平靜的淡粉色志工背心，戴上印有我名字的輔導員吊牌，便逕自關心起醫院內撥放的電視新聞。

「現在為您播報一則新聞，一名年輕男子被人目擊在行經陸橋後跳橋自盡……」

據說天亮前有一個時間是很暗的，星也沒有，月亮也沒有。像我們的世界，不是沒有光，但卻還是遍尋不著光。

【姚子天】（化名）

睜開眼睛後便發現自己躺在床上，望著單調無趣的天花板格線，我沒力氣起身，或者應該說，沒心情。我看似小心翼翼地啜飲著氧氣，實質上，僅是無心罷了，亦或說是我再也想不起來值得我呼吸的理由。

再次闔上眼，卻不斷憶起那個模糊的場景，飄著細雨的夜晚，閃爍著的街燈照不到的橋緣，過路的那些與我無關的車尾燈。橋下的水光，一點也不波光粼粼，而這世界很暗，暗得我看不清自己是誰。一劑釋懷溶於墜下的雨，在慘淡的夜裡失了顏色。

瞬間，我一躍而下。

耳邊的強風令我幾乎無法睜開眼睛，取而代之的，是永無止境的墨色。我曾在腦海中想像過無數次縱身一躍後的情景，顯然速度比我想像中的要快上許多。看似永恆的下墜，像一顆流星的殞落，不會發光的那種。即便因無謂的掙扎而蕩起漣漪，最後卻還是不帶痕跡地不被人記得，終究是要沒入水裡。遠方的月柔和地太過矇矓，隔著眼瞼，看不見，也碰不著。

沒有光的世界，誰願意待？

好消息是，我斷了條腿，但很不幸地，我活了下來。或許我無權不捨於我的斷腿，因為他離開了，我沒有。胸口每一次的起伏都夾雜了痛楚和淡淡的血腥味，我感受不到體內的血液流速，卻清楚感覺到悄然印上空殼軀體的二字。

「逃離」它是這麼寫的。

少了靈魂癱了腿的身體，若是逃跑，我想，那也只配稱作連滾帶爬。這一刻，我才真正感到惋惜。

拼拼湊湊而成的，一個自殺未遂少年的自白。

第一次見到子天的時候，他坐臥在病床上，右腿上還纏著染血的紗布，望向窗外的那個神情看似渴望自由，但又倒不如說是渴望能照進生活裡的光吧。他是個行事相當直接簡單的少年，不開心或負面情緒永遠都寫在臉上，想哭就哭，想死就死。很魯莽，的確，但另一個女孩卻是這麼告訴我的

「我覺得.....他很勇敢.....」

而婉薰則是我看過最體貼又善解人意的女孩，遇見她時，是在一次自殺防治的互助會上，她也像我一樣，穿上了淡粉色的志工背心，淺棕色的秀髮紮成了半高的馬尾，在撒落的陽光間，笑得盎然，連眼尾都帶著笑意，總令我有種世間的光亮全聚集在她身上的錯覺。

而這樣的女孩，卻在一次的閒聊中向我坦承自己也曾在一年前吞安眠藥自殺未遂。

【李婉薰】（化名）

眼前，出現了像日冕的眩光。

心電圖的逼逼聲，隔壁老伯的咳嗽聲，還有風一頭撞到窗上的聲音，對，我聽得見。我無法確定我是否已經死透了，亦或這只是某種程度上的靈魂出竅。空氣中的消毒水味無力得很窒息，刺眼的白熾燈扎進慘白的肌膚，千瘡百孔，像被人放光了血，每一秒，都叫人生不如死。發作的時候，總是在黑暗裡。已經不會大哭一場，因為任何人都知道，哭無法解決問題。

有時候，並非自己本身就存在著不軟弱，而是為了順應現實而偽裝的堅強。

一直都很努力，覺得自己很糟糕，感覺看不到希望的時候，我都很努力想讓自己

好起來，很努力地想讓自己好好活著，可是我，已經盡力了。

這個世界，再也沒有光了。

我不確定我到底吞了多少藥錠，顯然還不夠，還不如任憑它堵塞氣管。很痛苦，那自幾兆個細胞油然而生的噁心感，但卻未及活著的惶恐。

藥水瓶相互撞擊的聲響越來越近，眯起眼，來來去去的白衣天使出現在窄小的視線裡，孱弱的呼吸構不成音，我沒有辦法，沒辦法向她說對不起。

婉薰的神情自然得令人不可置信，彷彿這僅是場無傷大雅的風寒罷了，冊子上的一字一句是那麼深刻且清晰，又好似歷歷在目，那樣的痛楚，好似會傳染般，在我的心上，繫了個死結。

望著現在開朗的她，我曾經以為一年前的那場陰霾已隨著時間消逝在他那如今光普照的心底

「沒有。好好好多時候我還是快樂不起來，還是想死.....」

「那，為什麼？」

「我想過了，不管怎麼死都會造成別人的麻煩，活著就已經是個累贅了，我不想死了還要造成別人的困擾。」

婉薰的臉上還是掛著甜甜的微笑，而她的嗓音好細好柔，零落地令人心疼。

也許，懦弱地活著也是一種選擇。

【姚子天】（化名）

地面上的警示燈斷斷續續地閃著，手扶梯上的、電子看板下的、淡藍色座椅周圍的人群不約而同地往黃色警示線後聚集。這令我感到不安，生怕有人會注意到我虹膜下的黯然。眼前的鐵軌發出隆隆的聲響，伴隨從外頭灌入的風響。

火車要進站了。

我驅步上前，手裡緊握著一張八十九元的車票，一步.....兩步.....逐漸接近生命的邊緣，直到左邊腳尖與漆黑的階緣切齊。

「會很痛哦！」

火車停下了，淡白的車身成了月台裡的背幕。

「很危險的！快退後！」

就差一步。

【李婉薰】（化名）

「會很痛哦！」回過神來，我已抓著他的帽緣，漫不經心地道。

穿著灰色風衣外套的少年回過頭看了我一眼，我看見了他，但我卻看不到他。他沒有笑，甚至連一滴眼淚都沒掉，我看不出他的情緒，亦或是他經歷了什麼。火車停下了，月台間昏暗的光線透過車身反射在他的衣領間，發散著格外諷刺的色澤。

少年並沒有和我一起走上車，望向他拄著杖遠去的背影，我不知道我那來的勇氣，在這樣的暗夜裡拉了他一把，於生與死的交界，硬生生地把他掣回現實。

就像安排好的那樣，兩個孩子奇蹟似地相遇，並漸漸開始有了交集。

【李婉薰】（化名）

「又是妳」

「為什麼要救我」

起初我沒認出他，直到我看到放在一旁的灰色風衣外套。

他的臉色蒼白而幾乎看不出血色，雙眼無神，或許是因為上吊而短暫缺氧的緣故，他輕倚著牆，我可以清楚地聽見他紊亂的呼吸聲，我有意無意地減緩呼吸的頻率與強度，似乎生怕自己搶了他的氧氣。對他而言，大概是再一次的絕望吧。很不幸的，這是他第二次試圖逃離，卻又被我擋了下來。我無法對他頸上的暗紅色勒痕視而不見，那一刻，難受的愧疚感襲捲全身。

「對不起」

「你不懂……」他耐住沙啞又哽咽的嗓音有氣無力地說著，但每一個字卻都直搗我的心。

如果不懂，就不會痛苦，想不開，就不會難過，正是因為想開了，所以才受盡折磨，那我希望我是真的不懂。

少年緩緩起身，卻因踉蹌險些撞上一旁的木櫃。
我伸手緩緩握著他剛穿上的外套帽緣，握得很輕，小心翼翼地不讓自己扯痛他的傷口，衣料的觸感就像上次一樣，瀕臨黑灰的死亡。

「你需要休息」我說

他回頭看向我。「知道了」

【姚子天】（化名）

或許，死過的人都能明白活著的寂寞，不被認同、不被理解、不被接納，被生活打壓、被世界遺棄，像是活在黑暗裡。擁有再多，還是覺得一無所有。曾幾何時，這個世界已經變成眼前的日月無光，可是我一點都不想改變世界，我渴望的，僅不過是解脫，和一個重新開始的機會。被床枕嚙下的淚水，我數不出來這是第幾次。被半夜的夢魘驚醒，卻又哭著睡著。究竟從什麼時候開始，痛痛快快地大哭成了一種奢侈的要求，我不敢回想，同時也不願回想。胸口，像是有人擰著，肌肉與肌肉絞在一起，被踏在地上。四周靜得如寂寥的夜，只留下咽喉裡，心臟抨跳的聲音，我用盡氣力，試著攬取殘存的氣息，卻始終徒勞。無法決定自己從何而生，如今連死都要央求別人成全。我是真的很累了。

也許，懦弱地活著也是一種選擇。

十七歲，多麼美好的年紀，開始學著為自己作主，開始學會反抗，開始試著表達自己。不小了，但我想大概還沒有大到需要被迫長大，被迫獨自面對生活的陰暗面。拼湊出與孩子們的筆談紀錄，子天的部分卻是我來來回回修改最多次的，深怕自己無法清楚表達那種無力，還有那種堅定。只因這是個特別的孩子，特別地令人不捨。

窗外的景色依舊是長夜漫漫，如果沒辦法走進光裡，那就成為一道光彩。

「我想看海」

【李婉薰】（化名）

耳邊的空氣逐漸轉薄如霧，那是清晨的海。

浸滿海水的細沙，繪下了一雙雙輕踏的跫音。懸崖上的風帶著海的鹹味，這裡可以俯瞰大海的一覽無遺，早晨的光線並不毒辣，仍造就了一展波光粼粼，但映照在眼底，卻總稍嫌黯淡無光。

崖下的一群漁人，他們似乎因為釣了大魚而真心的笑著。

「或許對一般人而言，快樂，就像海綿裡的水，只要努力擠擠，總有兩三滴。但對於我們而言，海綿早就乾涸了，不論再怎麼努力，都見不著一絲甘霖。」穿著灰色風衣外套的少年道。

「會沒事的……」我伸手抓著他的帽緣，緊緊地。像在掌心塗了強力膠，連指甲都要刺進肉裡一般。明明想多說些什麼，但舌頭卻就此打住，一股煩人的焦燥感在胃裡翻攪，在食道沾黏，波及至肺，攝氧量開始變得稀薄。

我想是因為霧的緣故。

「我想看海」

在無數次選擇走向絕路，卻又失敗後，他嘴裡總咕嚕著這句話。
只是我沒想到他選擇了婉薰。

【李婉薰】（化名）

「有人說，跳下去只需要一瞬間的勇氣，但活下去卻需要一輩子的勇氣」

「妳覺得，我的勇氣夠不夠？」

我無意識地將手中的衣料掐得更緊，似乎在潛意識裡已經將其誤認為一塊急流中的浮木。但掌間的重量卻在一瞬間減輕，少年輕輕放下那原先在空氣中揮舞

著的手，拎起袖口，在我無法吶喊出聲的幾秒內褪去了外套。

灰色風衣外套成了旗錦，在我的掌中邈邈飛揚。

那天晚上，我接到了婉薰的電話，她的聲音聽來哽咽得好陌生。

繾綣的砂土，四亂著的瓦礫，對，我看得見，看得見世界的裂解。我懦弱、無助，只是眼睜睜望著地裂產生，然後越來越近。叫不出聲，也跑不了，彷彿順應了如此巨變，也彷彿這一切都是命中注定。來不及反應，也無力挽回。淚水在傷口處潰堤，刺痛著每一寸皮膚，而後，逆流成一望無際的汪洋。我們只是都害怕，害怕不被理解的死。

「那一刻，我以為我要失去他了……」

為了活下去，我必須為生命找到一點什麼樣的價值，而我選擇，拯救你。

再次翻閱用來做筆談的小冊子，才發現了這段隱藏在頁末的小字，原子筆的墨色極淡，刻得很輕，彷彿不想讓任何人看見，或者說，不是寫給我看的。再次憶起臨近的日子，而我想我明白了為什麼

那時的婉薰，無論做什麼都特別有活力，笑得比從前還更陽光，更開始積極規畫外出的小旅行，社群媒體上分享的文章更悄悄換成了好似心靈雞湯的字眼。

一切都是如此完美，完美地像是為了演給誰看的。

「我好怕他死，但我更害怕他選擇繼續活著……」

「這一刻，我相信自己終於能無所顧忌地活，同時卻也渴望無所顧忌地死。」

她為什麼選擇成為自殺防治協會的志工？是因為同情那些和她有著相同悲傷、相同際遇的人們嗎？是為了以自身為例，去更具說服性地拯救他人嗎？

是，但倒也不全然。

大概自一年前自殺未遂後，她便不再為了自己，而是開始為了別人而活。她相信自己是為了拯救他們而生，而活，也為了成為他們世界裡的光。但要是，那個人不再需要她的拯救呢？

【李婉薰】（化名）

只有在這裡，我才能回想起那久違的安全感。

街燈的繁星點點總是無濟於半夜三更的暗啞，居高臨下，一滴淚落在漂泊的泥裡，腕上的傷痕鮮明入眼，汨汨流出的血交雜著汗，任憑它滴落斑駁的女兒牆，在昏暗的月光下，閃著無以名之的光芒。

「在我不想被拯救的時候，是你自私地救了我。所以，憑什麼，告訴我憑什麼」一個人劃破了冬夜的黑。

「我會阻止你，可是我不知道要怎麼阻止我自己」七樓半的空氣，有點冷，擺動著的雙腿肆意撞擊牆面，覺得自己離這個世界好遠好遠

我是真的很累了。

「其實我很佩服你，再也撐不下去的時候，你都是怎麼想的？」

「活下去，就算懦弱也要想盡辦法地活下去」

我意外於他的答覆，卻無暇顧忌。在這樣的黑夜裡，我也看不清他眼裡的光。

「看到了嗎？那就是這世界的光」少年道。

遠方的世界透出了一抹橘黃，緩緩上升著，有如陰霾的雲隙間，透出了縷縷微光，閃著髮絲，曬進慘白的肌膚裡。我眯起眼，有些不適應這突如其來的光，眼前開始變得矇矓，我想僅是因為刺眼。

或許，這就是日出吧。

「謝謝」

這世界很暗，或許偶爾會使你遍尋不著光，但總會有人提著燈來見你。
或至少，讓我成為你的日出。

字數：4918